

又體明辯

廿九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文章類	三 五	二 架
冊	號	八	二

漢 書 門			
類	號	二	二
冊	架	七	八

內 閣 文 庫			
漢書	六 二	七 八	三 九
類	號	冊	架

內 閣 文 庫			
番號	漢	6122	
冊數	78 (42)		
函號	362	30	

不許帶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三

經論

恭誓論

宋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
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
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勝之作之狀與
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在
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而無一丁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

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

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當
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
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
又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十
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
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
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
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
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昌謂稱十有一年
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紜以惑
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
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
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
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
年爾復何疑哉至此方說出正意司馬遷作周本
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
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比
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繳結極
好移易
不動與春秋論結同○按書泰誓首篇曰惟十有
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曰十三年者
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
也漢孔氏乃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十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
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爲書泰誓之文而誤
解九年爲大統味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歐陽氏
之辯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
一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無所發明偶誤以三
爲一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
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豈
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
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
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
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
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
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
其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
之專則上文其日之專也夫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之事則上文其日之專也夫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

於二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爲觀兵之時於二月
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爲伐紂之時上則年無所
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
殷而孔氏乃謂十一月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謬
中其謬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
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宋呂祖謙曰此篇鋪叙
不困解說分明大明唐順之曰此是關鍵格

春秋論

宋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
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
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
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
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

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
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
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
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
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
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
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
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

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
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
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
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
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
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
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
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
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天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天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

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
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
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
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
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
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立哉嗚呼夫子
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
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呂氏春秋吾惑焉春秋
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

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
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久
而自與則僭不與久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
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宋謝枋得曰此文有法
歟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大
明唐順之曰一事問答纏聯到底○按洵嘗作六
經論歐陽脩見而稱之曰此荀卿子之文也其見
稱於人如此今讀其文大抵皆謂聖人用術以愚
天下獨此篇頗醇正故取之

春秋論

宋歐陽脩

孔子何為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
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名分情實是非

自周衰以來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
 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
 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
 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
 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眾君誣以為公平所
 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
 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
 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
 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
 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

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疎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
 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
 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
 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為正
 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
 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
 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
 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

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此下又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久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乎以此而言隱實為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為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為不書即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為攝者在氏爾公羊穀梁

皆以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子曰凡魯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為失實故作此論以辨之然不明言所以不書即位之故而歸之於闕疑豈亦未得其說歟惟胡安國曰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國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緇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愚按此說可以補此篇之闕故採以附焉大明唐順之曰此論是辯格

春秋論

下篇。論趙。宋歐陽脩。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諫

公欲殺之而不克也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有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
示於朝者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之不越
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有曰嗚呼我之懷
矣自貽伊慙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又昭公十有
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
傳曰夏五月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
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歐公信經而
疑傳故為此論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久也不容其在
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慎况舉大法而
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
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
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一作經以明盾之無罪是
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為無弑心乎其可輕以
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
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
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
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
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
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
知其不然也此下一段以奉春秋之法使為惡者

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
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者看走而免穿者族也
遂弒公而看者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
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看果有弒
心乎則自然罪在看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
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
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看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
幸而免看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
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
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看者不討賊

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看此乃逆
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至
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作史是非錯亂而善
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
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
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孰弒之曰孔子
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總結前四五段此今有
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
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
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字有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無蔽猶當與操刀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友與操刀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一作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

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罪，止不如是之刻也。此言看止難者曰：然則有曷為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

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毋一以為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作是可盡信乎

○大結極好移易不動與泰誓同大明唐順之曰此是問答格

宋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

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
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
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
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
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
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
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白天下之至嚴而
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
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
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

晉書卷三十九

十三

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
也故白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
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固亦幸矣又况知有
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
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
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
戎狄者也宋謝枋得曰此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
也呂祖謙曰此篇統體好前

晉書卷三十九

兵命

古

間說甚長後直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
覺其長短蓋後直一句轉一句故也

三聖人論

宋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化之謂聖聖之為
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
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
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
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
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
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
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
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
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
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未俗之

孟子卷之三

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

三聖人者三才之終論

十五

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史論上

史論中

宋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採闕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音異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

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
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
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
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久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
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
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
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
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

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
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二何
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
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
七年公會吳于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
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
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
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
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
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儉狃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困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主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主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

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平年之間王莽偽廢宗室而封之者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久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

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唐順之曰論史法處甚當愚謂非公善讀史必無此議論噫此皆遷固之微意而公發之亦可遇相

正統論下

宋歐陽脩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

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子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

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
 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此亦言秦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
 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
 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
 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
 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
 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
 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
 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
 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
 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
 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
 為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
 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
 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
大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
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
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
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
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
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
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
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
一作云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

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
皇未可廢秦也此下言東晉之論者曰周
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
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
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
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
千里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
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
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
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一

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威然周德之在久者
 朱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
 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本注云西周之地八百里東
 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
 通為千則平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
 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
 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
 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
 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
 亡四字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
 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愍帝之亡
 年號之亡
 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
 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
 發於忠義而功不就為傷也若因而遂竊正統
 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為
 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
 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
 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
 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殊嘗為
 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此下言後魏非正統其私後魏之論
 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

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主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一作戎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符生當作姓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疆其最疆者符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熒幾而敗亂其又疆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符堅

而已豈能于正統乎此下言梁五代之得國者皆非偽國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疆其尤疆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乏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此下言漢亦以不得為正統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

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為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

絕之何疑按正統之說脩為首倡故作原正統論
魏東晉後魏梁論五篇魏梁解或問各一篇正統論
辨二篇獨此篇梁宏整辨論周詳足以包諸篇
之指故特取之然其論不能無可議者蓋秦自莊
襄以來雖號強大而周室尚存今以續周進之不
已速乎晉自東遷之後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今
反其絕之晉自東遷之後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今
則其得意僅賢於魏之劉備未嘗為正統也
又豈得為正論乎故愚嘗為之說曰天下有正統也
有無統而有統之際或為正統或為霸統或為僭
統或為餘統然後可以盡正統之說而不暇顧其
得罪於歐陽公也愚於世統紀
年序論之詳矣讀者其試考之

魯妃論

宋蘇洵

史記載帝魯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
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
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
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
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
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
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
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
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
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為淫泆無法度
之甚者帝魯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

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呼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禱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為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

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柰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苗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六代夏殷周論

魏曹囧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息。秦主獨制其

文選曰韓非子卷之九
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主知獨治之不能
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
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
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
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
晉戮其宰幾仲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
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
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
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
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
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
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
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
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
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
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
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文選曰韓非子卷之九
三十一

雖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
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
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捐棄觀者為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
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
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
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
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
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
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
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
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
唱之於前劉項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越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
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
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
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
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

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東牟名與朱虛名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黜諸侯親者怨恨踈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

文選明帝卷三十九 卷三十九 臣

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
今同姓疏遠毋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
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
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
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
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
天下鼎沸如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秦
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懲漢
室之傾覆龍飛誰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剪滅鯨
鯢迎帝西京定都頓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

文選月令卷三十九 論七 三十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
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
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上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
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
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
類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
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況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又則深
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
於官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猶不救
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
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
傾危之患矣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
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
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
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
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
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

道以為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
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
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
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
定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
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
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
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
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

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
 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
 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
 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
 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
 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
 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
 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
 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
 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
 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管仲論

宋蘇洵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牙
 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豎刁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

禮記卷之... 論... 三十四

作亂塞官門築高牆不通之矯以公令公
索食飲不能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
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
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自以見仲
大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官蟲流出於戶上
蓋以揚門之扇三月不葬事見管子及呂
覽而詳略
互有非同

管仲相威當作桓宋避欽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
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有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
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無虧元昭雍爭立其禍蔓
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
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

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
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
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
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非久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不能用
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久
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

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無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威公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

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字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久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鯀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

文豐明評卷三十一 八之八十一 三十一

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有作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樓

此最純正開闔抑揚曲盡其妙其責仲最深切意在言外謝枋得曰此論中有一段代管仲為謀乃是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量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貢論

宋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為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洪水堯以為憂故禹於九年之間

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其甚於洪水天下之君憂有其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揚朱也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為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為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為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

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
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
觀其言跡其事儀秦軫伐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
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匹
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
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
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
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
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
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
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
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
哉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
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也？夫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莫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傳子。

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匡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大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子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哭，皆

禮記卷三十九 禮記卷三十九 禮記卷三十九

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貨。曾子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未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荀死視也。目開不可含，范宣子旬盟而撫之曰：事吳，荀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盈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灸藥石曰石，猶生我灸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角到是灸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文選月評卷三十七

目上

三層目辨之三ノ
ノ三ノ

問答

教心字一見

